

闻一多为何参加“湘黔滇旅行团”

1938年,抗战局势恶化,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西迁。其中,由300多名师生组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,历时68天,行程3500里,横穿湘黔滇三省,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次伟大的“长征”壮举。

出发前,为确保学生安全,便于管理,学校请闻一多教授等自愿参加这次步行的教师组成教师辅导团。



不忘采风科考

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出发时,闻一多已经40岁,身体有些瘦弱,有人担心他能否顺利完成此次“旅行”,他笑着对大家说:“现在国难当头,我们这些掉进书堆里的人,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!”

1938年2月20日下午,旅行团乘船离开长沙启程。一路上,道路崎岖坎坷,特别是三四月份的湘黔滇易下暴雨,旅行团的师生们历经磨难。闻一多脚上多次走出了血泡,别人每次劝他去搭行李车,他都婉言谢绝。晚上到宿营地,他和同学们一样把脚上的泡挑破,放出血水,第二天照常赶路。即使生病,他也从不乘车,坚持步行。每到一处,他也和学生们一样,在当地老乡家借宿,夜间往地上铺一层干草,席地而卧。

一路上,闻一多对沿途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、语言、服装、山歌、民谣、民间传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,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曾

在《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》中回忆,“每到一处山寨,他顾不得安顿住处,也顾不得沿途的疲劳,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,采风问俗”,“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”。

经过艰难跋涉,“旅行团”于3月15日进入贵州省,5天后到达镇远县。在镇远的几天中,闻一多等带领同学们开展了广泛的科学考察活动,收集了大量素材。

记录沿途景致

大多数人都知道闻一多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。实际上,他还是一位画家,曾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、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专攻美术和油画。3月22日,“旅行团”离开镇远。沿途的秀美风光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、饮食起居、穿着打扮无一不让“旅行团”师生大开眼界、激动不已。闻一多手持铅笔和速写本,尽情捕捉沿途自然和人文景致。

在途中,闻一多和李继侗、曾

昭抡两位教授及学生穆旦、刘兆君等人游览了名胜飞云崖。飞云崖距黄平县城12公里,明正统八年(1443年)始建,其建筑群由月潭寺、月潭公馆、养云阁等组成,建筑风格为宗教与园林的组合。因其有悬空石崖形如飞云而得名。闻一多边走边看,不时与师生们交流意见。他又在王阳明所撰《月潭寺公馆记》碑刻前细究考察,品味再三,并挥笔勾画出《飞云崖塔》《飞云崖庙门》《飞云崖》三幅速写,为后人保留了名胜的“历史容颜”。

离开飞云崖,“旅行团”继续前往黄平县城新州,一路上实地考察并记述了苗族同胞的“赶场”盛况。

闻一多听说当地有座名叫金凤山的名胜,因山顶有石峰突兀似凤凰奋飞而得名。他立即乘兴前往,在少数民族同胞的围观下,欣然提笔绘制了一幅素描,真实再现了当地的生活内容及自然景观中的意境与情趣。

3月30日,“旅行团”到达贵阳,受到贵州省政府建设厅厅长、前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的款待。闻一多的老友吴泽霖教授这时也随大夏大学迁至贵阳,赶来和他聚会。为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战意识,“旅行团”立即走上贵阳街头,高唱《游击队队员之歌》《大刀进行曲》,演讲日寇侵华的罪行,高呼抗战救国口号,在贵阳迅速掀起了抗战热潮。

工作之余,闻一多仍带同学考察街面市容,并作写生《贵阳一角》《甲秀楼》等作品,为后人留下了当时贵阳木楼民居建筑的珍贵“影像资料”。

对所见所闻的总结与思考

1938年4月28日,“湘黔滇旅

行团”胜利到达昆明。包括闻一多在内的“旅行团”师生一路采风考察,收获颇丰。所有见闻和考察成果后来都为闻一多等人进行民俗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料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从湘西至黔中入滇,“旅行团”所走的路线很多都与当年红军长征所走的路重合。尽管红军离开已经过去了两三年,但红军留下的大批标语在沿途还清晰可见,各地贫苦群众对红军的事迹仍然记忆犹新,他们向“旅行团”成员们讲述红军“是穷困人的队伍”,不少地方的群众还在津津有味地传唱红军留下的歌谣,如“田里大麦青又青,庄主提枪敲穷人;庄主仰仗蒋司令,穷人依靠是红军”“吃菜要吃白菜头,跟哥要跟大贼头;睡到半夜钢刀响,妹穿绫罗哥穿绸”等,给闻一多和“旅行团”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他们普遍认为:沿途收集到的歌谣,尤其是那些歌颂红军的歌谣,不仅记载了历史,更反映了民心,是了解当时时政得失、观察民意背向的重要资料。

在“旅行”途中,闻一多曾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。他认为,在抗日存亡的关键时期,更需要用虎虎生气的“野蛮文化”来武装民众,用这种“打把火钳插在腰”“关起城门放火烧”“睡到半夜钢刀响”的富有血性的战斗精神来对抗侵略者,在“粉身碎骨”中“豁出去”“得以一战”,以争取民族生存、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。

到昆明后,闻一多亲自帮助刘兆吉将这些民歌民谣整理成《西南采风录》,并亲自为之作序。

陆景川 来源:人民政协报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275

当班的干部战士一时束手无策,因为以前在施工中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,看来,龙王爷不愿“献金”,给我们来硬的了。

在这个节骨眼上,副连长王玉波却病倒了,而且还病得不轻。王玉波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,入伍前是个“理发匠”,会“两面三刀”的技艺,但他爱摆弄机械,下井施工爱钻研,很快学会打眼放炮技术、搅拌机操作技术,又掌握了凿岩机工作原理,成为一名合格的凿岩机操作手,是一名井下施工全能人才。当了副连长后,组织能力大为提高,是施工中解决难题的能手。

节骨眼上他的病倒,对施工会有一定影响。指导员阎芳州、连长申力明很着急,让他去卫生队看病他也不去,让苗丽萍来瞧瞧,也说没有大病,也许就是个重感冒。得个重感冒就不上班,就压几天床板,这种事以前在王玉波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申力明头脑机敏,开始注意观察并加以分析,发现了其中的蹊跷,大体上弄清了王玉波的病因,但他和王玉波过去有“过节”,不好由自己点明,怕再结下“梁子”,把两人关系弄成解不开的死结。

牛幸娃也发现王玉波病得奇怪,早没病晚没病,却在节骨眼上病了,没啥大病却“病得不轻”,这病从何而来呢?问别人又不好问,就问自己的“亲兵”申力明。

牛幸娃说:“王玉波这小子是怎么回事,是不是‘晕井’的毛病又

犯了?”“晕井”是王玉波刚当兵时害怕下井,说自己有晕井病。牛幸娃这里说的“晕井”自然不是重提往事,而是说是不是思想上出了什么毛病,以至于闹情绪、压铺板。

申力明说:“原因自然有,但不好说。”

牛幸娃说:“有什么不好说,对我还遮遮掩掩地干什么?”

申力明就把自己发现的秘密悄悄告诉了牛幸娃。他发现王玉波和指导员阎芳州在和同一个女人通信,信的内容自然不知,但不外乎两个男人在追求一个女人,或一个女人在同时追求两个男人,从而引发了一方的不满和忌妒,这王玉波就是不满和忌妒的一方,因而打不起精神,闹起了情绪,压上了铺板。

牛幸娃不相信,说:“你小子过去在镜铁山抓王玉波和左梅的‘奸

’,可是干过无中生有的事,现在不会又是无中生有的吧?”

申力明脸红了:“老连长,我过去是干过荒唐事,为了个人进步不择手段,但那是过去,我现在改了呀,我还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,犯两次同样的错吗?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。连干部的信件都放在连部会议上,大家都能看到,我看到了这个女人写给两个人的信封,而且这个女人我还认识,我也认识她的笔迹。”

牛幸娃问:“这个女人是谁?你怎么认识的?”

申力明说:“这个女人你也认识。”

牛幸娃说:“我认识?我怎么会认识这种脚踩两只船对爱情不忠诚的女人?”

申力明被逼无奈,只好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:“她就是你的小姨子杨玉洁呀,信就是她写的。” 待续